



大學章句新疏

下

□ 12
960
2



960
2

大學章句新疏卷下

朱子章句

日東 後學英賀室直清新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

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

自脩者傳文釋淇澳詩之言章句以為省察克治之

攻是也自誠意以下至脩身皆力行之事自脩之目而誠意為用功之首若於此有不慎焉則心不可得而正身不可得而脩也
毋者禁止之辭虛齋蔡氏曰毋自欺者禁止之辭非

大學章句新疏

卷下

一



戒令之詞禁止以自禁止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詞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毋忘實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

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上聲惡而

心之所發有未實也凡言欺者有所拚覆而不以實形之謂以此待人則曰欺

入以此自待故曰自欺但自欺者無行欺之迹而實有為欺之理是傳自欺之言有姑以名狀之意故章句用云者二字解之為善去惡非二事為善所以去惡故曰為善以去惡知為善以去惡則知所以用力非特知善惡之所在也心之所發即念慮之萌也蓋知為善去惡者我心之真知也及其念慮一萌固欲為善而不免有不肯必為之意固欲去惡而不免有不肯決去之意外強為善而內則容惡所謂有未實者也以此自侮謾其心謙快

之真知而謂我為善而去惡是欺者也
也足也快如甘蠶之適口體足則飽煖也新安陳氏曰為快字解慊字未又添足字快而

且足方**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人心

則知是已所獨知之地即心之所發也然所發以此心之動言有實有不實者也所知以此心之靈言知實知不實者也若直指其所發以為獨則失之矣**言欲自脩者知為善**

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

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

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

去聲入也

此王自脩而言言之與其解自欺之義者不同也務求二字皆見用力之意決去者果於不留必得者期於不失言人唯惡惡臭好好色之意為實故其於惡臭則欲決去之以自足乎已之臭凡惡惡皆

當如此也其於好色則欲必得之自快乎已之
 且凡好善皆當如此也苟且聊且粗畧之義與決
 去必得者相反徇外以內徇外為人用已為人言
 外有所牽強而為之入所不見則未必然也與自
 快足於已者相反○又按實用其力正說禁止其
 自欺反說此二句為綱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
 善則如好好色此二句以去惡為善分說上二句
 之意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者繫上
 實用其力也不可徒苟且以徇外然其實與不實
 而為人所繫上禁止其自欺也

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

此以審其幾焉蓋有二字當味令人有以體驗而得之此字指獨而言審密察

也幾者實與不實之所由分即欲動未動之間也言所發之實與不實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幽獨隱微之間實有不可欺者存故欲誠意者以其獨知者為主而必慎於其所獨知之地則雖一毫

私意之發亦莫能逃於其間然後有以察其自欺之萌而禁止之不然而不自覺其已墜於意欲之私矣此誠意之所以必待於慎獨也○朱子避孝宗廟諱故凡註中皆以謹代慎字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閒居獨處聲也獨處身之所獨居亦已所獨知之

處之厭然消沮聲也消沮於外閑藏於中

見君子羞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

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上聲也但不能實用

其力以至此耳

間居為陰見君子為陽雖小人亦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乃其秉

彜之心不可泯沒者然徒知其當為與當去則與上知為善去惡者有間矣不能實用其力則自欺而已至此則陰為

陽揜以欺人也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

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

重上六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言小人欲揜惡詐善而卒不可得則其為

欺之無益也如此亦可以見其實於中形於外之必然矣此君子慎獨之心所以重以小人為戒而

不中敢忽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

明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

言雖幽獨

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幽獨之中

以已所獨知而言非獨以間居言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指幽獨之中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實有如此者不待十目之視十手之指而後知也

可以畏解嚴字言猶稠人廣坐不可揜也蓋實理無隱顯之間已所獨知之地即衆指目之所在其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

安如安安而遷舒如君子之容舒遲此二字雖主體而言然安字之義必兼心

說乃通故章句下文不復曰安舒而曰舒泰言富者既言心之廣大寬來則不須言體安也

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潤光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

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

之潤身者然也

心無愧怍所以為德也意誠則心無私而仰不愧俯不作矣廣大言

無私故大也寬平言順理則裕也泰舒之極也心之廣大寬平四體從之則有不勝其安舒者所謂德之潤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

此以結之

此因上文而言凡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善惡皆然以惡言則如彼以善言則如

此故上文既言小人自欺之極以明君子必慎其獨之意則至此又遂言君子自慊之極以終一章之意○又按章首兩節皆以自慊自欺論誠意之法而誠意始於慎獨故結之曰君子必慎其獨至

於章後一節則以心廣體胖明誠身之驗而誠身本於誠意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蓋其所以能心廣體胖者在於誠其意而心廣體胖則心正身脩亦可知矣傳以此明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又以起下章之意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

誠

所引之經一以見誠意之功有待於致知一以見知至之後意可得而誠此二言者

皆明誠意之本於致知也益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

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

心體

之明即知也明有所未盡者即或問所謂粗知善惡之所在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

極者也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者即或問所謂雖好善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雖惡惡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者也苟焉以自欺言其好善惡惡皆若苟且之為而往往不勝其自欺也○朱子曰若知有不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自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又不

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

此字指誠意而言

言知已至則宜其無苟且自欺者然雖知已至而私欲未盡則自欺之萌未必無焉但當必慎之於獨以禁止之耳其所明又非已有者對上言所發有不能實者而言雖明乎善而不誠乎身是知至之後又有未實也無以為進德之基言無實有之德以為正心脩身

之基也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

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

可闕如此云

致知居誠意之始誠意居致知之終由致其知方能誠其意此

序之不可亂既致其知又不可不誠其意此功之不可闕其義皆如上引經以下之說也云者擬議之辭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懣勅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

忿懣本怒之甚者然

傳者之意通下恐懼好樂憂患皆謂心有所喜怒哀懣懼則不得其正耳章句恐讀者或謂怒固不可無獨其甚者不當有也故專以怒也斷之凡如此者當觀上下文勢及本意之所在何如不當為拘泥字義而

不通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

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

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本文曰心有四者不得其正則疑若四者皆在此心之外

故章句言四者皆此心之用也既曰此心之用則其隨感而應亦人所不能無者也凡文中用一有二字皆有事的在之意欲喜怒哀欲怒欲也有有所喜有所怒情也欲動在情勝之前情勝在欲動之後此言人心隨感而應無四者並有之理則當忿懣而獨有忿懣於心當恐懼而獨有恐懼於心雖未

遽以為不正然本虛之體不容有物亦當致察於其應物之際不使其所感而有所偏滯以為主於內則喜怒哀懣懼無動乎中而常得虛以待之謂之無所喜怒哀懣懼可也傳所謂有所喜怒哀懣懼者亦曰一有之而不能察耳或者不期之辭此接上不能無者而言四者之發未始不正及其欲動情勝以此應物然後或有不得其本然之正者自其有所忿懣懼而言之雖在所不怒亦怒以此應他事雖有所可喜者亦不喜皆忿懣之不得其正者也自其有所恐懼而言之雖在所不懼亦懼以此應他事雖有所怒者亦不怒皆恐懼之不得其正者也凡此類可推而知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

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心有本不存解本

文上一句言心誘於物而不得其正則其虛靈之體不能自存也檢猶管攝也身如耳目鼻口之類是也無以檢其身解本文下三句凡視聽者耳目從乎酒食知味則酒食接於口舌矣故視在目而見之者心也聽在耳而聞之者心也食在口而聞其味者心也有以見之然後目不妄視有以聞之然後耳不妄聽有以知其味然後口不妄食心而檢其身者然也心不存則反是是以以下推應但彼察於理欲公私之間此察於操舍存亡之幾其實則理欲公私之間即操舍存亡之幾也蓋有正無不正者心之體也有正有不正者心之用也是以正其心者常於其用處無不精察而得其正焉則其本體固不外乎是敬則守之之法也惟敬而無失則本體直立無少偏曲然後表裏動

靜一貫於正而身無不脩矣心存由敬而言敬則心存也身脩由直而言內直則外脩也○直清按人之下心有動有靜動則有以察之靜則有以存之動而不察則無以為存養之助靜而不存則無以為省察之主二者相須不相離也傳上一節言心之用不正則雖不言省察而省察在其中下節言心之體不存則雖不言存養而存養在其中其於正心之法固已盡之矣然心之本體鑑空衡平固無不正之可言故其未感物之時君子存而養之而已及其感物之際然後此心之用始有不正而待於察以正之耳今大學以心法教人獨以正心為言者非謂初不存養而從事於此也誠以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心之存否實繫於此故其所謂存養者亦不過於其酬酢萬變且作且輟之間常存其本正之體而有以養之以為應物之地是以事物之來有少不察則既失其正而存養之功亦無由而施矣聖人於此總二者之要而一言以斷之曰正心則是教人存心之機括也至於傳

者之言亦即用以明體莫非閑邪存誠之意而章句申明之亦曰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蓋皆有見於此矣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說見下文蓋意誠則真無

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承上

章者如此也是心即無惡有善之心也意不誠則方寸之間善惡混雜無可存焉以檢身者故必使其心之所發真無惡而實有善然後有能存是心以為一身之主也此言意誠而後心可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得而正也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起下章者如此也

察此心之存否者正心之事也直內脩身因上存心檢身而言之蓋心之為物操則存舍則亡存亡之機間不容髮雖已實其心之所發然應事之際有不察或察之有不密則其瞬息之頃已不自知其逐物而外馳矣何以直內而脩其身乎此言既誠其意又不正其心也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

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

之通也章句以於訓亦取字
義之相近而於文義最為順

辟猶偏也

朱子曰古註辟音譬其義窒礙不通今
為偏辟之辟便通况此篇自有可相證

者辟則為天下僂是也
今按舊說不通見或問

五者在入本有當然之則

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

偏而身不脩矣

五者皆有當然之理以為輕重厚
薄之法所謂則也但以常人之情

一於所向而不加之察故遂至於有所偏重而不
自知耳身不脩以身之舉措動靜言有所偏而動
則無一合於則者也夫抵正心脩身兩章其用功
之要皆在察之一字而所以察之者心也故章句
於上章曰不能察則見其心有所累而自不能察
於此章曰不加察則見其身有所偏而心偶失檢

其義精矣直清按忿憶恐懼好樂憂患心之動
而為情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放情情之見於
事為者也蓋心與物接而喜怒哀懼出焉身與物
接而愛憎敬惰出焉故傳以前四者論正心而曰
心有所忿憶則不得其正言心為情之所累是四
者之病生於內者也以後五者論脩身而曰人之
其所親愛而辟焉言情因事而見偏是五者之辟
生於外者也然人情之偏惟於好惡為多而五者
乃好惡之類故傳又以好惡言之
以明人之蔽於所偏有如如是耳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

諺音彥碩叶
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

解本文
上句

貪得者無厭

五聲
解

本文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偏於愛
子故溺

而不明偏於求得故貪而無厭亦見偏之生於心而害於事也如此則何以齊其家而使一家之親疏長幼各得其所而無不均之患哉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直清按此章立文命意多與上章相似上章既以四有論心之不正而又以三不知明之此章既以五辟論身之有偏而又以二莫知明之蓋目之視耳之聽與口之食皆身之用也知心之不在無以檢身則知脩身之本在正心矣故結之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子之惡與苗之碩皆家之事也知身之不脩無以正家則知齊家之本在修身矣故結之曰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亦可以見其深淺始終之精密矣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直清按此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心得其正而有以主乎身則宜其身之無不脩矣然身之所處不免因其所重而陷於一偏則言行事為罅漏百出而心與跡有異矣此其所以為身不脩而家不可教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不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章句因本文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言身脩則其化行於家也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孝弟慈所以脩身也

然能盡我事父之道而使一家之人皆孝能盡我事兄之道而使一家之人皆弟能盡我撫幼之道而使一家之人皆慈則其所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以為教於家者亦盡於此矣

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上此字指孝弟慈而言一家之人能孝使衆則教成矣家齊於上教成於下言上心相待一時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蓋家之重父與國之事君家之事兄與國之事長家之撫幼與國之使衆分雖殊理則一也是以君子能行三者於家則國之觀感乎此者化其孝而推之以為事君之道化其弟而推之以為事長之道化其慈而推之以為使衆之道亦不待我推之於國而後成教也然此專主孝弟慈而論其所以成教於國之理耳未及家齊而教成也讀者詳之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中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孝弟慈者立教之本也然不曰文成教於國而言三行者三教之所由立也章句言傳於上文既言孝弟慈之成教於國則至此又反言其在我自盡於家者以明立教之本如此雖姑因使衆之慈以為說然其意欲舉此以例其事君之孝事長之弟非獨言慈也不假強為應本文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之意端猶四端之端謂良心發見之緒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應本文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之意蓋康誥之意在於使衆以為國之從政者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則可以盡使衆之道而傳引此則其意在於慈幼以為惟慈幼之心

有足推以使之衆者苟非使孝弟慈之心皆出於至誠如慈母之保赤子則何以教國之事君事長使衆者哉自心誠求之以下雖釋康誥之言然其意亦曰三者固非外鑠而不待於強爲但當察其所發之端而推廣之則其所以脩身而行之於家者無不自盡其道以爲觀化之原而三者之教於是乎立矣○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定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卽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

一家仁一國興行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凡事之首端有所適會而利發動者謂之

機無是則無由發動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傳上

齊家而成教於國故章句云此所以教成於下所以二字謂其所以然之理至此則言家齊而教成於國故章句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效謂可見之迹○直清按一國不能自興必一家仁讓之化過與之會而有以感之則一國興起矣一國未嘗作亂必一人貪戾之行適與之會而有以激之則一國作亂矣其感應自然之機有不可遏者如此觀於此則雖一言之微其失有可以僨事者雖一人之寡其仁有可以定國者可不慎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

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トト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

上文一人定國實結一國興仁一國作亂

之意此又承其言而言以發明上文之義堯舜之仁民從之所謂一國興仁也桀紂之暴民從之所謂一國作亂也惟在人君以身帥之則一人定國可知矣○今按本文三從字皆謂民之好尚皆從上化也堯舜以身帥天下而使天下之人皆暴仁暴雖異民紂以身帥天下而使天下之人皆暴不仁暴雖異民從之也其所令反其所好是後世之君仁既不如此堯舜暴亦不如桀紂乃徒取仁於號令之間以為治則不能以身帥天下而其所令往往與其所好相反於是民始有不知所向者而其令之所導雖外由之而內不從矣
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

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

有善於已無惡於已是在已自有可推之實也必有可推之實而推以及人所以為恕也所謂恕也一句先以此解下所藏乎身不怨之恕以為所謂恕者正如此也○今按章句以責解求字則求非干求之求乃求責之求也又以正解非字則非非非毀之非乃非責之非也然非字以責訓者謂罪責之也若穀梁傳所謂非吏非民及非巢非吳子范註皆以責訓亦與此非字同意其與求責之義自別矣
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此解所藏乎身以下之意○今按所藏乎身不怨謂所存於己未有可推以及人者喻猶四體不言而喻之喻言能曉吾意而無不順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直清按朱子嘗謂此章只說動化之功未說及推以為治也今以此觀章首一

節以孝弟慈為立教之目次一節又言當以三者反求諸已次一節遂言教成於國之效至於最後

一節雖始言推以及人亦其意主自治以為治人之本然後通結之以終一章之意而下文又引詩

必三復吟詠齊家化國之事乃已其正本澄源示人不偷之意為何如哉而朱子之言可謂深得此

章之旨矣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夫少去聲好貌蓁蓁美盛貌興

去聲也今按夭夫舉棣棠花實之全而言之蓁蓁又就其中獨取於葉以起興也之子猶

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

善謂與家人相善亦敦睦調和之意下宜凡宜弟放此○次崖林氏曰下宜家

人以治國君子言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和順於妻子是善其家人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

人

詩小雅蓼蕭之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

音鳩鳩之篇忒差也

今按其儀不忒以身言威儀動作有常度

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以家言其為父子兄弟者皆足以為法也蓋此四字以我兼家人而言我與家人相為父子兄弟者故一身之儀不忒而有以化其家人則其父子兄弟之間皆有足法者可知是傳因詩人之言而推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

味深長最宜潛玩上文論治國之在齊其家盡矣然既結之後又引詩反復詠嘆

上文之事而重結之亦足以見其言有盡而意無窮所宜潛玩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直清謂家國一理固無二教故孝弟慈三者施之於家則所謂齊家者也推之於國則所謂治國者也推之於天下則所謂平天下者也

此章論治國而遂及堯舜帥天下之事亦足以見天下乃國而大者其所推之道初無二致然傳於此章專言教化之功不及為政之道至於下章則詳論為政之道不及教化之功何也蓋國近而天下遠國狹而天下廣故其自家而推之於國也彼之有得於觀感者深而有待於我之處置者輕其自國而推之於天下也彼之有得於觀感者淺而有待於我之處置者多是以傳者各因其所重而言之耳固非謂治國之道不假於政而天下之平無待於化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

此引孟子之言舉以例其一二也

興謂有所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胡結反

感發而興起也感發者興起之萌於心興起者感發之效於行然但曰興焉則徒能

興起而已而未能遂其為善之心是必有待於政矣下文所謂絜矩之道所以為政也○直清按上

章云一家仁一國興一國讓一國與讓其始與此同然上章汎言風化所被民興於行則其於

興起之意不必解也此章直指切近之事視效之捷以見人心之所同則興字之義最為簡要故章

句特解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傳之所指蓋親屬中

之如此孤者幼而無父者既無所依賴又不能自立其可哀恤莫急焉而常情所忽亦在於此故傳不言幼而獨言孤意可見矣○今

按不倍謂愛戴其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上亦興慈之效也

度如度之度物必有則也矩本所以為方之器則其截然方正可知故今取其方正之形為義非取於矩之為方也絜矩謂度之而得其方蓋有物於此其長短廣狹固已有一定之則而以此周度其

上下四旁之物必絕長補短使之均平則其相比而分之形各自截然方正而無少出入之處此絜

矩之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於影響所謂家

義也

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

一夫之不獲矣老老孝也長長弟也恤孤慈也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興孝

興弟不倍捷於影響言影之應形響之應聲物之相待而捷者下之效上亦有如此也家齊而國治是引經文之言以明上老老以上家齊之事民興

孝以下國治之事也人心所同謂凡志願之出於天性者若孝弟慈之類上所欲而眾亦欲之是也

一夫不獲見書說命天者男子有家之稱不曰一人而曰一夫者惟養父母妻子者於不獲之言為順不獲不得其所也章句言此三者上行下效之意既於上章言之矣於此又再舉之者亦將因其感應相待之速以見凡志願之出於天性者其為

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也如此不宜使
有我能而人不能彼得而此不得也 是以君子

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

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同即人心之符在

我者也推者用力轉移之意物者我之對如下文

上下前後左右皆對我在我中而目之所謂物也分

謂所當得願謂所欲得但分所存則願所存不可

判以為為說耳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未嘗不同然

貴賤殊勢物我異形是必因其符之在我者推之

於彼以揆度之則彼之心無一不察而其仰事俯

育之宜皆有以處之矣如此則彼我相與之間莫

不各得分願而有以遂其興起之心矣四旁謂前

後左右使身一處乎此其上下前後左右皆與我

對六者各一彼我也均齊無彼餘此欠也方正無

彼出此入也均齊則比之而如一矣方正則分之

而截然矣天下則上下四旁之極平者均齊方正

之盡也言如此則人人各老其老

各長其長各幼其幼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此因上文所言絜矩之道而反覆之以解

也其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

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

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上下四旁長

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前後左右在以此所居之位所執之事言

之皆通今因章句之言推之則前之不讓後之不遜與左右之不信皆我所欲也其所處乎此者亦可知矣然上曰事而下曰使前曰從而後曰先

勢異也左右皆曰交勢均也亦可見理一而分殊矣身之所處上下四旁言上下四旁以身所處而

分也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者以上下四旁自相比較而見之必縱橫如一而後能方也此言推我

心以度物則施之上下四旁皆同出一軌而長短廣狹自不

能違也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

之不獲哉同衆同也是心即不欲人之無禮不忠於我者與上文所謂興孝興弟不倍者

皆人心之所同也言彼其心固有同於我而又嘗興起焉以趨之此君子絜矩之政所以能使天下

無一夫之不獲也○直清按章句於上文言上下

四旁均齊方正者在於各得分願之後而於此言

上下四旁彼此如一者在於推以度物之後蓋平

均方正一也自推以度物而言之則是我之所施

有以爲地也自各得分願而言之則是彼各占其

地以爲分也豈有異指哉但各得分願者非獨我

之絜矩者使然亦由彼之興起有素也若上文則

承上興孝興弟不倍而言君子有絜矩之道以遂

其興起之心故章句以彼之所占言平均方正而

彼之所占則我之所施也至此後段則傳者之意

不過以解絜矩二字之義故章句以我之所施言

平均方正而我之所施則彼之所占也然又承上

曰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

哉無一夫之不獲者所謂各得分願者也故遂言

之以應上文之意而此後段之言有所歸焉耳章句用意之精如此讀者尚宜以識之哉所操

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

大學章句新疏 卷下 十一

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所操者一人之心而已可謂約矣而推以及物則能使天下

下無一夫之不獲可謂廣矣以一御萬以同制異所謂要道者也○直清謂絜矩之道所謂恕也傳

於上章言恕而此章又言絜矩是治國平天下無異道也然其於此章不曰恕而曰絜矩者亦有說焉蓋恕之為義無他曰推已及物而已矣古之聖賢於是有以識夫本心之周流而無已則必舉此

以為求仁之方終身之行而自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亦無舍此而為道矣但天下最大而難

於治者也苟非其推已及物之間有以稱同異之情審彼此之勢使其平均方正各有一定之則未

見其無推不通而可以及物也何以同四方之俗而一萬人之慮哉故傳者於此一轉推已及物之

意以為稱物平施之名而其所解絜矩之義雖不

過以為恕已必然必因身之所處上下四旁以立說亦將以見中上下縱橫彼此之間各得其分然一定之意此朱子所謂曾子之言恕必該上下四旁

者也直清竊以為恕而兼義者庶幾近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

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今按樂只君子言下君子能保其

位而安富尊榮也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

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傳自此以下雖博言與民同好惡然其實皆推

章首絜矩之意故章句每節必推本絜矩而言能以己之心知民之心然後得能以民之心為己之

心如民之所好在飽暖安樂已亦好民之飽暖安樂必使之得其所好民之所惡在饑寒勞苦已亦

惡民之饑寒勞苦不以其所惡施焉凡此類皆是也父母之於子本為同氣一體故其好惡憂樂之情常無不相與者今君之愛民如此則是不以民視民而以子視民也民獨不愛其君如子之愛父母乎蓋其所以為民父母者在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成其為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今按南山終南山也截然言巖絕之狀如多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太師三公尹氏尹吉甫之後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

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人以南山起興而言尹氏之尊顯如南山之高峻為國人之

所瞻仰故章句以在上者人所瞻仰一句解傳引詩之意言望大則責重不可不慎也衆所惡而已獨好之衆所好而已獨惡之所謂一己之偏也戮辱也為天下之人所戮辱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

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此以位而言天子之尊與天為對也監視也今詳章句

之意當以儀監于殷一，包連正峻大也不易言難

保也天命之難保以衆心之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此字指監殷得失而言得衆得國結

而得衆得國也失衆失國結節南山之意有天下

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

自不能已矣自此以下推傳所結之意如此此心即監戒得失之心也然此不曰同好

惡而曰同欲者蓋言欲則包好惡與下文貨財之類在其中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上文汎言在上者所爲不可不

慎此言其所慎當先乎德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明德者天下之

大本所以絜矩也戒慎恐懼力防私欲所以慎之

也有人有土應上文得衆得國故章句以此解之

言有德則得衆而得國也未人盧氏曰自賦稅

所入曰財自府庫所出曰用用者財所供給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爲本而財爲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

以劫奪之教也爭鬪其民言民之效九自然如此雖未必教之使為然其外本內未

者有以倡之則是施之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

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此解爭民施奪之故言人君欲

財則民亦欲之若人君不能繫矩而欲專有之則民有不得其所欲者於是相與爭鬪以攘奪於下

亦猶上之欲專財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及是則有德

而有人矣及是者財散民聚也財散則有德矣民聚則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言傳之本意在貨之

出入也○今按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如已以非理之言加人亦以非理之言加己是則言以所

出之道而入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如上為暴征橫斂以逆取於民民亦寇攘姦宄以逆取於上

是則貨以所入之道而出也一由出而入一由入而出其出入先後雖不同而感應自然之理則一

矣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繫矩

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得即得眾得國也失即失眾失國也傳自引南山有臺至

引文主之詩皆以好惡論能繫矩與不能之得失而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之耳矣氏

曰慎德而有以人有人與財散民聚能繫矩者之得也內未而垂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繫矩者之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主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

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文王之詩既以得失之兩言而申之其意

而申之其意以致其丁寧反覆之意然其以衆心之向背言之孰與以人君所爲之善惡言之此其所以爲益深切也○今按章內得失二字因上文得國失國之言而皆以祿位人衆言之其於天命曰得之失之者蓋以祿位人衆即天命之所與必從命而得失也其於大道曰得之失之者又以祿位

人衆即大道之所守必從道而得失也若但以爲得命失命而已又以爲得道失道而已則其與上文得失之言前後各出意不相貫而無以見其丁寧反覆之意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左氏集列國之語爲國語其屬楚者謂之楚語今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之言

與傳所引意相似而語不類他無所見傳殆隱括爲此言也言不寶金玉而寶

善人也章句以善爲善人亦本楚語之意也然此實承上文善則得之之意凡聽善言踐善

行施善政用善人皆是也爲寶言爲善所以得之得之所以爲寶也下引舅犯之言爲寶放此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母之兄弟曰舅狐偃文公舅故以舅加其

呼之字而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

見形旬檀弓今按文公時避驪姬之諱出亡在翟

反國求以為後而舅犯乃使文公直清按晉文公霸君也舅犯霸

主之佐也然觀其辭秦使之言守仁篤而執義固

文公以辛苦羈旅之餘存亡與廢之際內負國人

之望外得強秦之援其反晉而得國將在旦夕之

間而舅犯乃以喪辭而却之如此其心豈不曰居

喪規利不義也見得忘義不信也以不義不信取

之他日無以令其下故寧捨之而不取也彼以信

義自守之堅如此所以令其民而民無不從宜乎

哉自秦漢以來世儒之言治者有逆取順守之說

有攻守勢異之論雖一世智士謀臣如良平如房

杲亦皆習聞其說挾權變詐術以輔人主取天下

之能使其君不以喪趨而就國之利乎此其識

卑而術小出管晏狐趙之下故其所成就者因天

下之思治以致一時之富庶則有之未聞明名分

崇仁義有所樹立於天下如霸者之功也由是觀

之則霸者所見之高所持之正豈可以後世權謀

愈甚則辨之愈不可不嚴今以舅犯之言文公之

事與夫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者考之為同耶異

耶若其異也則天下之言莫似於此者若其同也

不知其所謂仁親以為寶者有自足乎已而無待

於外耶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又有發乎中而不

得已者耶不然安知其所以為寶者非有所為而

為之乎蓋以三綱五常之道不可以一日亂仁義

忠信之行不可以一日廢亂之則無以居位廢之

則無以治民唯霸者知之明知日月星故其守之堅

如金石不以夷險易慮不以緩急變志常奉之以

為國之至寶此其超世之識堅忍不拔之志可謂

有大過人者然其心非以仁義為天理之當然而為其利已而為之則其與王道有苗莠朱紫之似者以此辨之亦可見矣此學者所當察也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善人愛親德也金玉得國財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一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

此本鄭氏註可以見此二字自含無他技之意

○今按休休樂易之貌其如有容焉者形容之辭言其樂易之象有似此者猶曰鞠躬如也如不容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美士必有通明之德故曰彥聖猶言賢明之士也

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尚庶幾也平聲

媚忌也仁山金氏曰忌色曰媚忌才曰媚疾者惡其不便於已若有病於身而必去之也

違拂戾也言拂逆人之所為而殆危也饑寒流離民不聊生

所謂危也○今按傳因上文善仁為寶之意而又引秦誓以明好善與不好善之利害如此亦能繫矩與不能繫矩之得失也斷斷以下形容能繫矩之人媚疾以下形容不能繫矩之人斷斷無他技

言其為人信實無他智能休休如有容言其心樂
 易如有一容然此二者能繫矩之本也視人之有技
 若己有之不以其已之不能而害人之能視人之彥
 聖其口固已稱揚然其心愛之之深如其口之所
 稱而又過之則其好德又甚於好材矣若小人媚
 疾人之材能至於彥聖則拂戾之使其言不行而
 志不達是其疾德又甚於疾材矣蓋材賢衆之所
 好也今實能容之如前之所言則是能繫矩而與
 衆同好者也今實不能容如後之所言則是不能
 繫矩而與衆同好者也能保我子孫而黎民亦蒙
 其福者乃好善之利能繫矩之得也不能保我子
 孫而黎民亦被其禍者乃不好善之害不能繫矩
 之失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
 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
 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
 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

正如此也
若此媚疾之人有以妨害善人蠹賊國
 家則衆之所同惡者也人君雖惡之而

未必深惡雖絕之而未必痛絕則其所惡於此猶
 有未當於理者唯仁人之心至公無私故能以衆
 心為心而其好惡自當於理如此也○今按傳獨
 言仁人能惡人之事而亦謂之能愛人者其待媚
 疾之人如此則其待斷斷之臣可知但上文以保
 子孫利黎民為言亦可見其與共天位與治天職
 而能以至公待之所以為能愛人也故
 此不復言而特言其能惡人之一端耳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遠去
 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相

近命怠字相似作慢則有輕慢人材之意作怠則有怠惰政事之意○若此者知所

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知所愛惡謂舉賢退不善未能盡愛惡之道謂不能先不能遠蓋見賢而不能舉者不能舉而已非

退之也若此者或有時而舉之然以其不能舉則其舉之也不能先矣見不善而不能退者不能退

而已非進之也若此者或有時而退之然以其不能退則其退之也不能遠矣此其人知好善惡惡

則謂之君子可也然其好惡有未誠焉則非所謂至公無私者也君子而未仁本孔子之語在彼曰

不仁則以一專言有時而不仁者也此曰未仁則以為人言未至於仁者也其改一字之間而用意精矣○今按先謂當見賢之先而速用之過謂失待小人之宜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

不仁之甚者也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以好惡之當理而言之即人之性也玉溪盧

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善而拂

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此所以為不仁之甚也○又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通上文兩節並

係人主之好惡然此二句包大臣黨惡嫉善在其

中未必專以人主用媚疾之人言之蓋人主用小人其初未必至於如此但小人之心黨惡嫉善故群小所為必阿黨以成之群賢所為必媚疾以毀之所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而拂人之性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

南山之意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媚疾者是不

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今按朱子所舉四

者雖有淺深要皆為好惡公私之極但見賢不能

舉一節獨以未盡愛惡之道者為言然其意以為

見賢必當舉舉之必當先見不善必當退退之必

當遠則是亦言其極者也上文引南山有臺言好

惡之公節南山言好惡之私自秦誓以下至此皆

專以用人一端反覆推論以明之蓋君子用事則

必利於民小人用事則必害於民故在上者進君

子退小人則凡諸好惡與民同可知矣進小人

人退君子則凡諸好惡不與民同又可知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章內君子皆不釋而獨於此釋之

者據下大道為守位之道須釋此

曰君子為在位之人且上文言君子皆以位兼德此

之故章句必釋之曰

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

術

大道以在位言則治人之意為多而治人本於

脩己故章句必兼而言之又必以居其位言之

者以其得之者并位而得之失之者并位而失之

也術謂方法若所謂誠意正心及絜矩之道是也

今按傳者大道之言必待下句而見其意蓋將

因其必忠信而得之驕泰而失之以明其術之為

顯明正大也故章句於此但

斷道字而釋之意可見矣

發己自盡為忠循物

無違謂信

此采程伯子之語發己自盡言即己之

心而無所隱也循物無違言依物之實

而無所背也蓋天理之所當然即人心之所不能

已也故必使吾之應事接物皆由中叩發而有以

大學章句新疏

自盡其心焉則凡其所言所行皆依物之實而無
 敢違其見成之理此所謂忠信者也苟內忠而外
 信則天理常存私欲不行而其脩己治人之術皆
 得之矣○朱子曰發於已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
 物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
 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
 謂信便更穩當直清按朱子嘗謂明道之語圓轉
 周於事理伊川之語方正嚴於立言今以此觀其
 解忠信之語亦然章句采明道之語者以大道之
 言所該者廣故取其周備者也○於論語采伊川
 之語者以為人謀與朋友交皆主一事故取其簡
 明者也但明道之語比之伊川之言簡義足則稍
 覺語意之似不明耳驕者矜高恭者侈肆矜高者好虛夸而
 自高與發已日盡
 者相反侈肆者好侈大而自肆與循物無違者相
 反矜高以心言侈肆以事言猶忠之與信相為表
 裏也苟內矜高而外侈肆則私欲肆行以蔽天理
 而其脩己治人之術皆失之矣○直清按子張堂

堂自高而曾子以為不可與為仁則可以見矜高
 之害仁矣以約失之者鮮矣不侈然自肆之謂約
 而曰鮮失則可以見侈肆之失道矣亦學者所當深察以為戒也此因上所引文

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

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決矣此與上文引文王

與亡之所係以為有國之戒焉則是前後一意而
 相因者也三言得失實皆得國失國也但得衆失
 衆以衆之嚮背言之善則得不善則失以事之善
 惡言之忠信以得驕泰以失以心之敬肆言之所
 謂語益加切者也其得衆而善者乃天理之公所
 以得也失衆而不善者乃人欲之私所以失也然
 衆心有幸而得之又有不幸而失之事有偶然而
 善者又有偶然而不善者即此而論其得失猶有
 未可必者至於忠信驕泰之言得失則必窮原反
 本而直指心術之微以判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

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其幾一也
決於此而得失之分不可易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
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音潮無幸位則食

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

舒矣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蓋田人遊民謂不事民

業而浮遊於鄉閭之間者幸位謂無材能而

以僥倖得位者此言舉天下之間民而歸之於農

則生穀者衆矣不使無用之人冗食於官則食祿
者寡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
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上本

字指農業史記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
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章
句言上文有土有財之言則知其因土生財財
以足國君子固不得而廢之至此遂因其意而言
以明足國之道自有簡易正大而不可易
者如此不必外本內末而專乎聚財也自此以

至終篇皆一意也言皆論財貨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發身發財皆擬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

者亡身以殖承職貨殖者植之而滋生也新安陳

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

王散之以興即其證也直清謂仁者知以財利民
而已初非爲發身而爲之也不仁者知以財利已
而已又不知其爲亡身之資也然財散而民聚則
其效至於發身財聚而民散則其禍至於亡身皆

自然之理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上愛其下者心之公也故曰好仁下忠其上者事之宜也故曰好義上好仁則下好義以報之亦人心感應之自然也事必有終言上之所為而無不遂如大王自邠遷岐三年成都在王為臺為池不日成之亦其證也凡事有終則可以保民之愛戴其上而府庫之財無時而悖出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魯三家曰仲孫叔而仲孫以其為庶長故後或稱為孟孫定仲孫氏也蔑其名獻子其謚也○直清按鄭氏注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今章句因之更加賢字特書魯之賢大夫者蓋其意深有取於獻子之言而表之以為賢也章句命辭之嚴如此可謂得春秋之遺意矣

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

此本舊注四馬曰乘馬乘馬一乘也禮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必以為士初試為大夫者據下伐冰之家實為卿大夫以上此云畜馬乘者當與伐冰之家有別也○今按不察於雞

豚察者規規整視之意稍與省察之義不同孔氏疏以為不闕察於雞豚之小利是也伐冰

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又本舊註伐冰謂夏月受冰即

冰室伐而取之此與周禮之斬冰詩之鑿冰不同也禮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寒尸及酒肉以防暑

熱之氣至秋涼乃止若士喪祭用水君或賜冰亦得用之但其常也○直清謂凡食祿之家皆不

得與民爭利是古今之通義也故獻子言雞豚牛

羊民之所畜養孽息以為利焉則食祿者不當復與之爭也公儀休相魯拔其園葵出其織婦而君

子以為士大夫之行舍此無可為者唐柳公綽子弟未嘗與賈人議價而識者傳之以為薦紳家之法亦足以與獻子之所言併考而為法焉但其言

畜馬乘以上者士初試為大夫則已從政矣故自此推言之以為凡從政者當明好尚以率其下而

有以儀表於國人非謂士未試之先猶可以謀雞豚之利也其畜馬乘言雞豚伐冰之家言牛羊者

蔡氏以為士初試未必畜牛羊伐冰之家其謀利又不止小雞豚間故也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又本舊註采官也采地謂卿大夫因官仕而食地於國中非分封胙土之

列也此因上解伐冰之家而言是卿大夫中有采地者也○今按司馬法一同之地方百里出兵車

百乘是為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今聚以有采地言之者獻子蓋姑舉其大者言之以為凡有采地之

入者不畜聚斂之臣耳不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必計采地之大小而言也

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民出力耕

作以奉其上而上取之無節此謂以下釋獻子之則是不養民之力而傷之也

言也不以利為利者求利則有害於義也以義為利者行義則未必不利也若使國以利為利

則雞豚牛羊聚斂之臣利也不察不畜寧有盜臣不利也然君子以義之不可乃舍彼而取此焉則

其不以利為心而惟義之安可知矣故傳以此釋獻子之言而言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也君臣上下惟義之安則自無所不利矣何必計較以利已乃為利哉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留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

彼為善之四字不成文理

故知上有有關文小人之三字亦似脫誤故知下有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

導之也今按長國家謂卿大夫以此一節深明以

利為利之害而重直容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

矣所謂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者蓋謂義理之當然如此耳非謂以利之有害於國而反以義為

利也然以義為利則不求利而無不利以義為利則欲求利而害從之故至此深言以義為利之害而重以此語結之亦所以明以義為利之不可易也若其以義為利之利則所謂下好義而事有終與府庫財為其財者上文既已言之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此章首說絜矩之道而絜矩之道在與民同好惡故

先言凡好惡公私之分而後論用人之當否以實之然人主不能與民同好惡者皆由利心之發並舉交陳於其間而遂以義利之辨終焉皆自絜矩之意而推廣之也親賢樂利本第三章傳文之言此摘其下字而言之但傳文親賢指先王此親賢指親賢之人人有所親已從而親之之人有所賢已從而賢之所謂與民同好惡者也民有所樂已能使民樂之民有所利已能使民利之所謂不專其利者也如此則親不失其親賢不失其賢樂不失其樂利不失其利而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

其近而忽之也

旨趣謂旨意所向工夫或作功夫取義工作程工夫謂功力

所在明善之道固為多端而格致之義足以蔽之故曰明善之要誠意正心脩身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首領故曰誠身之本務要則可以入道務本則可以進德所以為當務之急也但學者之患在於用意高遠而格物誠意之義最為平實切近恐或視為卑近之語而忽之故朱子於章句之末舉此以為一篇之樞要又戒學者勿以易心讀之其示人之意切矣

論曰大人之學所以學脩己治人之道也以其脩己者言之則曰明明德以其治人者言之則曰新民以其脩己治人之極言之則曰止於至善故以明明德為綱而其目五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

正心曰脩身是也以新民為綱而其目三曰齊家

曰治國曰平天下是也格物致知一條屬心

實明明德與新民之事皆在以止於至善為

綱而其目八自格物至平天下各至其極而不遷

是也然八者約而言之格物以下知也止於至善

之始也誠意以下行也止於至善之終也若夫總

貫知行體統始終以為止於至善之主者在於知

止而已矣易所謂知至而至之知終而終之始終皆以知言孟子所謂知之實知仁義弗

去是也弗去即止之義蓋物理之妙用在人心者

謂之知心知之實體在事物者謂之理以心之知

知物之理猶水之就濕火之就燥其相待而相得

之機自有止焉而不遷者故其自知止而定自定

而靜自靜而安自安而慮自慮而得亦其機之自

然而不容已者也然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豈不以氣質之偏難勝人欲之私易蔽而

力行之功有不可忽者乎是以聖人既立格物致

知之目以明知止之法使人有以自驗定靜安慮

之效定靜安在未應事接物之時慮在應事接物之初但此四者皆為知止之效驗非有工夫

於其間也惟在務養其知不使事物亂之而繼之

耳程子言敬以明格物之道亦為此也

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又使人於其應事接物之

間無不加省察克治之功及至物格知至之後則

其慮而能得者自意誠而後心正自心正而後身

脩以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亦可以相次而底

其績矣此必錯綜經文之言而觀之乃見其知行

相資而進又相待而成者也然其論知止之效於

三綱之下則言知長定靜安慮而言行短能得所

以事豫於內而利其外也其論能得之序於八目

之下則言知短物格知而言行長意誠以下所以

素利乎外而養其內也蓋自內之利外而言之能

定則意不妄發而意誠之體立矣能靜則心不妄

動而心正之體立矣能安則身不妄舉而身脩之

體立矣能慮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動與身之所舉

皆有以處之而家齊國治天下平之體立矣自外

之養內而言之因其不妄發者而誠之意誠則能

定之用行矣因其不妄動者而正之心正則能靜

之用行矣因其不妄舉者而脩之身脩則能安之

用行矣。因其在我，有以處事者而齊之，治之，平之，家齊國治，天下平，則能慮之用行矣。此又前後之言互相發明，可以見知之淺深，行之本末，部位節次，實相表裏，而各有條理，不可亂者也。聖人於是又恐夫求知而行之者，或失先後緩急之宜，而逆施躁進，以求之，則其去道也遠矣。夫明明德，新民物也，止於至善，事也。既舉明明德於新民之先，則物之本末可知，既冠知止於能得之首，則事之始終可知。故至於三綱之末，乃復取其意而結之，曰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則欲學者以明明德爲本，而先開其知以造自脩之始也。夫自脩者，至於修身極矣，而家齊則身脩之應先見者也。故至於八目之末，又特舉此而結之，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又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則欲學者以脩身爲本，而徵之於家以正治人之始也。亦其丁寧反復教人，急於務本之意切矣。至於傳十章，則前四章以明三綱垂訓之旨，其言悠長而意淵宏者也。後

六章以明八目用力之法其論明切而義精到者也其第十章第二章先引古先帝王自明新民之事各至其極而後至第三章乃以道學自脩言明明德止於至善之由以親賢樂利言新民止於至善之效則所以舉八目之要而終三綱之義也物格致知學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也親賢樂利四者所以天下平也包家齊國治在其中君子讀前四章則不待終篇而於大學之道思過半矣然八目之於大學其功不可闕而序不可亂也亦明矣但論其大小則格物之義為大論其輕重

則誠意之功為重故傳大學者論物格之效而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則是盡心知性之事自其即物窮理而致之也論意誠之效而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則是反身而誠之事自其禁止自欺而得之也此其立言規模之大非復他章之比而前後相應彼此相稱雖固非安排摸倣而為之今比而觀之其歸重二章之意自有相待而發者亦可見矣至於明誠並進知仁相涵而有以合內外一物我則其於心應身接之間務使其自

外來者無動乎中自內出者無徧於外然後有以存心養性而蹈夫盡心知性之實所謂正心而脩身者也其於推己及人之間務使其在己者無失於人在人者有得於己然後有以宗德廣業而收夫反身而誠之功所謂齊家治國而平天下者也然第七章第八章已論正心脩身之法而第九章猶復諄諄以反躬自厚使人自化爲言未嘗遽及處物制事之說必至卒章而後發之亦深得經文脩身爲本之意者也第十章論治國平天下之道

者盡矣雖其文詳贍其義該博亦不過以絜矩爲平天下之要道而正好惡辨義利爲絜矩之大端耳然此兩端者亦各於用人爲重故正好惡者以放流媚疾之人爲法辨義利者以不畜聚斂之臣爲法蓋以用捨人材實繫生民之利病國家之安危故傳特舉此而論之以爲人君之大戒其見事熟而察理精矣若夫通全章而原其反復推論之意則或分之於人心公私之間而驗之於國事得失之應或察之於國事得失之初而慎之於人心

公私之幾亦曰有天下國家者益致意誠心正之功以中能慮能得之源耳夫然後知大學之道始終一貫而不容他術以雜乎其間所以爲王教之大經孔門之實學而無疑也世或有徒知治心性自淑其身而外視乎天下國家者有徒知治事業經理天下而不本於誠意正心者一以溺於釋老之空虛一以流於管晏之功利而自謂爲無上之道有用之學則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也豈足以與語聖賢之大道哉

直清始爲大學疏以資講習既成學者甚難於寫錄遂親謄寫以授工刻以廣其傳四方君子幸正焉

大學章句新疏卷下 畢

中庸章句新疏 全部二本

天明六年丙午八月再治

京都 武邨嘉兵衛

書林 江戸 西邨源六

大阪 泉本八兵衛

小學正文

尾藤先生改点 全二冊

補正初學指南抄

毛利貞齋著 小本 全一冊

韋注國語

千葉先生再校 全部六冊

同増注

大峯先生著 全部八冊

同明堂本

唐本翻刻 全部六冊

同定本

秦鼎著 全部六冊

同略説

松憲先生著 全部四冊

同律呂解

橘南翁著 全部一冊

大成左國字引

袖珍本 全一冊

考槃餘事

小本 全四冊

此字引ハ文字探り易キタメ總畫ヲ以テ引カシム學字
左國ヲ讀ミ一欲スルニハ先アラカシメ此字引ヲ記得セ
ハ開卷ニイタリテ必裨益アルノ書ナリ

御書物所 前川文榮堂

河内屋源七郎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

此書ハ唐土歷世書畫古法帖等ノ討論ヨリシ紙筆墨
研或ハ琴酒香名罐瓶几案服御スレテ一切書物全ク備ル
其要或ハ真偽精粗ヲ辨論シ或ハ製造法試擇脩飾ノ
精法ヲ考ヘ載ス實ニ貴盛好事家待ニ必用ノ小冊ナリ

